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認子 下南海孝子尋親

竹林深處掛袈裟，行腳十年未有家。
破戒偶沽彭澤酒，逃禪不飲趙州茶；
鉢分香積仍施食，杯渡滄溟泛淺槎。
諸佛行藏原不定，杖挑明月又天涯。

單表了空在淮西巨寇李全寨裡，逃下山來。多虧錦屏小姐，一力主張送他衲襪木魚，後山小路，大寬轉走上正道來。了空一路化齋上南，不則一日，到了淮安府。正遇南北交兵，金兵滿路，了空披著個破衲襪，也沒人問他。直到了淮城，一路茫茫，那裡問母親和玳安的信息？因孤身年幼，不便獨行，只得一路上遇寺投寺，在叢林裡安身。聽得敲板吃齋畢，隨大眾上堂功課，各人安單。原來過了淮安，寺宇庵廟甚多，倒不愁沒有飯吃。只是南北大亂，幾番兵火，人民逃亡大半，沒個定家。我的母親小玉，一別十年，不知流落在何處。又不知玳安和我在破廟裡宿時，半夜遇見強盜，不知是殺了，不知是回了清河縣，不知是自己南來，找尋我母親哩。尋思的沒處尋思，自己想道：我只為尋問母親，發願南來，如不得見母，又說甚麼參禪修道。走遍天涯，也要見母方還，料想韋馱菩薩，豈不慈悲照見？因此一念南行，再無退轉的心。

走了半月，到了揚州江口上，見南兵盤詰，不許北人過江，只得又走回揚州。聞得有一座天寧寺，叢林廣大，甚有禪林規矩。進得寺，見了知客，送到十方堂單上安歇，隨眾吃飯。那單上滿了，只有一個小和尚，約有二十歲年紀，恰同了空一處安單。細問了空來路，說是山東東昌府清河縣，因為探問母親，在淮安府多年寄居，特來尋訪。不料行到半路，遇盜擄到了西山寨裡，住了一年，才逃得回來，又不知老母流落何處，一地裡亂找將去，只憑佛菩薩照憐罷了。說畢淚如雨下。一單上僧人，也有老的、少的，見了空不上十七八歲，這等孝心，十分憐惜他。道：「你這個師兄就是個孝子了。盡得人倫，就是佛法。我們俱是遊方行腳的和尚，或是人家請去講經禮懺，或是寺裡請去水陸道場，哪裡不去的。你寫出家鄉住坐，母子的姓名，我們在方上替你打聽，也是好事。」這了空謝了眾人，就借了一張紙，上寫道：

「家住清河縣，原任提刑千戶之子，乳名孝哥，在南城毗盧庵出家，法名了空。因生母吳氏，大兵趕散，同家人玳安南來訪尋，路遇強賊，半夜失散。今了空南行乞化訪母。如有慈悲檀越，方便法師，覺得信音，即在天寧叢林報信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母子三生圖報。」

了空將姓名鄉貫寫畢，朝大眾單上合掌問訊，眾僧也各贊誦。將此字帖貼在十方堂廊下，使大眾得知，以便訪問。原來同單的沙彌，就是淮安寺湖心長老的徒孫，原是揚州人，因金兵破了揚州，也回來探母，不料母親搬往鎮江去了。因韓都統守住江口，這些揚州百姓，多有逃躲在江口村裡避兵的，明日也要往江口去，二人同宿了。俱是訪母親的，了空問他法名，叫做如惠。次日起來上堂，功課已畢，吃了早齋，如惠別了了空，要過江探母。了空想道：我在此處也不是久住之法，既然探訪母親信息，這叢林裡如何打探得出俗家的信來？不如同此沙彌一路南行，或者下村化齋，還好探問。就與如惠說知，一路作伴過江，如惠甚喜。了空取禪杖、木魚，披上衲襪，和如惠一路而去。《華嚴》論贊曰：

德生有德兩相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窮。
同在同修成解脫，同悲同智顯靈功。
同緣同想心冥契，同見同知道轉通。
要一生成佛果，毗盧樓閣在南中。

二僧過了瓜州，搭了一隻載人船過了江，如惠自往他親眷家去看母，了空別了如惠，上甘露寺叢林打齋去了不提。

卻說吳月娘自從祝發在湖心寺東村觀音堂裡，和玉樓兩個寡婦作伴，玳安自在湖心寺叢林安身，每日到庵上打柴做飯，真是一個出家道人，從不和妻子小玉同宿，十分可敬。聽得金兵破了揚州，殺擄的婦女不知多少，那裡想去找問孝哥的信。到了半夜以後，金兵退回淮北，南宋兵馬、岳元帥直趕過淮安，這些百姓才得安身。略有回來復業種田的、開店的，又像是個世界。到了四月初八日，是湖心寺浴佛道場，月娘和玉樓商議：「我有一個心願，要到湖心寺裡燒疏，祈保母子團圓。只是沒有佈施，不好空去得。」玉樓還沒有答應，老姑子道：「如要發原求安的疏，不消甚麼佈施，到寺裡請了香燭，央知客師父寫了鄉貫姓名。或是求安祈福他有印就的疏條，佛前燒了。若是俗家，還乞化米麵，香油瀾錢，你我比丘尼，和男僧一樣，只拜佛念一卷《報恩經》就燒了疏。果然日後你母子得見，做個三日道場，就是大佈施了。」說得月娘大喜。

到了四月初八日，月娘、玉樓同小玉俱各齋沐了，上湖心寺來。月娘是尼僧打扮，已是學得堂經爛熟。項掛數珠，僧帽戒衣。這幾年流離困苦，日夜想兒，不覺老得面黃紋縐，很像六十餘歲的老比丘。也是天生該佛門修行，自然就像方上的尼姑。到了湖心寺大殿上，見了知客，問訊了，引到方丈，拜了長老，說是要許願尋兒，燒一道疏保安求福的。長老允了。交與管文書的僧人去寫填鄉貫已畢，才使上奉教沙門的印，長老畫了花押，向佛前燒化不提。

原來了空在揚州天寧寺叢林單上遇見沙彌如惠，就是長老的徒孫，才從鎮江回來，他管殿上填疏的。一見了月娘是個尼僧，領著一群女眾進寺門參見長老，就知是半路出家的。又見他寫鄉貫姓名去填，寫下西門吳氏，係清河縣山東籍，在觀音堂出家，為失迷孤子，哀佛慈悲，完全骨肉事。填畢了疏，想起揚州陽見了空和尚，他說是清河縣西門千戶之子，莫非這就是他母親，如何出家做了尼姑？化疏已畢，細問月娘：「自幼出家半路出家的？」月娘答道：「因找尋兒子，在淮安不能還鄉，在此出家。」如惠又問：「令郎甚麼年紀？」月娘說：「今年一十七歲。七歲上清河縣遭金兵拆散，已是十年。只道是不在了，原來也出了家做了和尚。上年同家人玳安聞知我在淮安，南來尋訪，不料又遇了土賊擄去，不知死生如何。因此這條心腸不斷，還指望母子相逢，特來大剎許願，佛前化這道疏，日後果得相逢，還來答報三寶，另做道場。」如惠同知客留月娘一起在齋堂吃茶，才細細說起：「在揚州天寧寺，曾遇見一個小沙彌，名喚了空，同單上一宿，也說是山東人，來南方探問母親。寫了一個鄉貫名姓，貼在十方堂上，求這方上的師父們通個信息。到了次日，同他過江去了。莫非就是令郎麼？」說到此處，玳安上前問：「了空穿的甚麼衣服？」如惠說：「是一件大破衲襪，倒不像是他的，多是方上化來的。」玳安道：「原穿的是一件大破皂布單直襪，衣服雖然不對，卻是真信。」問了是三月初四日在鎮江作別。月娘大喜，向佛前韋馱拜了又拜。可見佛法慈悲，一時間就得了真信，豈不是觀音的靈感。即時起身辭別了長老，回東村觀音堂去。大家歡喜，和拾了一個元寶一般。又借《華嚴經》貫詩：

樓閣門前立片時，龍華施主幾時歸。
不惟彈指觀深妙，又聽慈音語細微。
理智化為身日月，菩提心是道樞機。
許多境界無來去，萬里天邊一雁飛。

月娘得了孝哥的信，晝夜思想，恨不得一步趕上，母子相見。先是歡喜沒有兒，忽然有了兒；後來日日悲感，有了兒又恨不得見兒。那日和玳安商議，要同鎮江去找尋孝哥。自家又是尼姑，滿口的功課都會了，又有玳安領路，不比以前婦女空身遠行。因此辭了玉樓，要起身南去。玉樓自知月娘思兒心盛，不好留他。那觀音堂老師姑說：「我當初出家，曾許上南海落伽山參拜觀音菩薩，到今兵荒馬亂，二十多年不曾了得心願。你今千里尋兒，雖是出家，終是個婦道家，見人口羞面嫩，我今陪你南行，了此心願。等你兒子相見了，我自去南海燒香。」月娘大喜道：「老師父肯和弟子同行，越發好了。」看了一個出行的吉日老師姑把庵上米糧家器，交代與玉樓和一個火頭看守，和月娘、小玉、玳安一行四眾，打扮做行腳燒香的尼僧。炒些乾糧，玳安挑了行李，扁拐

蒲團大瓢木魚臥單等物。玉樓送上三兩路費，勸月娘「見了孝哥，早早回來，我在這裡望大姐姐，就是個親人了，千萬休撇下我去遠了。」姊妹灑淚而別，又到湖心寺尋見如惠，細問了空去路。如惠道：「我同他過了江，因家母在姊妹家，住在城裡，他自往甘露寺投宿去了。」月娘又求如惠寫了一個路程帖兒。一行四眾上大路而去。

不消說饑餐渴飲，一路投寺觀安歇。過了揚州，直奔江口。玳安挑著行李，先去覓船。只見一船人坐滿了，月娘眾人上得船艙坐下，玳安在船梢上，卻有一個老和尚先在那裡。玳安問：「老師父是那裡寺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是這甘露寺的，」玳安問：「貴寺還開從林接眾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一個有名的古刹，在江南頭一個路口上，怎麼不接眾？」玳安道：「有一個小沙彌，名叫了空，可在你叢林裡麼？」老和尚順口答道：「正在家管殿上的事哩。早起來撞鐘打鼓，都是他一個，好不勤謹辛苦哩。」玳安聽了空有信，連忙向月娘說了一遍，大家歡喜不提。原來這和尚耳聾，他寺裡法師叫作寶公，誤聽做了空，正是各人說各人的話。行不多時，過了金山江口，上岸來不多路就是甘露寺。一路迴廊上去，江天閣、海獄庵、劉先主孫權試劍石多少勝景。月娘一行四眾，沒有閒心觀看景物。進到大寺，先拜了佛，就投齋堂來。這比丘尼和男僧不同，只留一齋，原不留宿的，因此知客不來照管。月娘走到叢林單上一看，正敲板吃午飯，滿堂僧行有二百眾，俱在大長條凳上低頭吃齋，見月娘進來讓坐。月娘不好住下，使玳安細細看了，那有個孝哥。說說不及話，船上的老和尚背了半義袋米搖進寺來，玳安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說了空的，今在那裡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你們隨我進來，他在殿上管事，卻到這十方堂做甚麼？」引著一行四眾穿過塔房、廚房、經堂，到了一座客廳，桌椅鮮明，掛一幅觀音出山像。讓月娘眾人坐了，他卻去傳寶公出來。月娘心裡自想，兒子年小出家，到此大寺，就這等有個體面，好似個堂頭一般。等了一會，一個沙彌先捧出四盞茶來，眾人吃了。只聽方丈裡敲了一聲雲板，幾個沙彌擁著一尊法師出來，但見：

頭如蒼雪，重重螺頂出圓光；眼似寒星，摺摺衣紋多道氣。才向匡廬、入定竹林經一夏，又回江口談禪。北固說三生，鶴隨飛錫過江東，龍負淨瓶游海上。

原來這法師就是毗廬庵的雪澗老和尚。因王杏庵修完大殿，向南海採取明珠，要接引了空回寺，改名寶公禪師。先到匡廬過了夏，來到甘露寺，見南北交兵，不便南行，本寺長老留在方丈裡，又設了水陸道場三十晝夜，超度陣亡的冤魂。這響和尚只聽了空二字，誤聽做寶公禪師，說這一行尼僧是來隨喜水陸道場的。響和尚從揚州化回盞米來，船上遇見月娘，錯領到這裡，也是月娘有緣，佛法中接引，日後完聚，埋伏在此處。

卻說月娘一行四眾，坐了一會，專等了空出來。忽然裡面走出一尊法師，有七旬以上，古面龐，眉碧雪頂，見月娘一行尼僧只當作路遠進香參禪，問道的，上了禪床，朝南坐下。月娘眾人只得朝上參拜，不敢說出找尋兒子，誤聽了響和尚的言語來。寶公禪師便問：「比丘尼二人，不似參方行腳，有何事參見和尚，請俺升座。」月娘唬得默默無言，答不出話來。虧了老師姑終是出家多年，聽過講經的，曉得規矩，上前合掌問訊說：「弟子是山陽縣湖心寺庵上出家，從不曾聽法師說法，聞得甘露寺老法師做水陸大會，特來瞻仰皈依受戒。」寶公聽說道：「比丘尼出家先受戒律，才講圓通，不斷愛根，如何講得受戒？我看你二比丘尼，這個後來出家的，卻是你的徒弟麼？」老尼道：「是亂後出家。他有一件心事，南海進香，即找尋兒子，求法師慧眼一觀。」法師聞言，閉目入定，有一盞茶時。笑道：「原來此會甚奇，只要虔心前去，自有相逢之日，去罷！」說畢下座，揚長退入方丈去了。月娘大喜，一行四眾，自去投尼庵去不提。

卻說了空那日過了江，到甘露寺宿了兩夜，沒處找尋母親信息，發願上南海燒香，親見觀音菩薩指路找母。托鉢化齋，過了鎮江丹陽，畫長街夜宿古廟，要受些苦行，才見他一點孝心。原來江南雨連綿，了空不服水土，到了寧波府，感了一場瘟疫大病。五日不汗，在一座關王廟裡寄宿，看看至死。廟祝是個道人，怕了空死在廟中不便，只得趕出廟來，在大門底下仰臥。四顧無親，水米不得到口，眼見得凶多吉少，可憐今生不得見母。了空雙眼落淚，驚動韋馱菩薩，到一更時分，送一碗涼水來給了空吃了，即日出了汗。這是了空行孝，只受七日之災，從聲聞緣覺，證入普賢苦處行。好了數日，將養身子壯了，依舊托鉢化齋。等了一起香客，是山東臨清善人，當的南海進香社，僧俗有百十人，搭了個艙，同這些善人過蓮花洋，朝南海去了。船到海中，忽然起一陣颶風。但見：

長年膽怯難回舵，艣手魂消息落蓬。

瞬息千山如鳥過，洪濤一葉舞天風。

原來過海極怕颶風，一時間不得到岸，又用不得槁撐櫓搖，只好拋錨在海中，一任風飄浪滾，多有翻船覆水的。大風一夜，將吹到日本倭國地方，這一船人有一百多口，那有糧米。不遇著順風回來，也要餓死在海裡。眾人也有哭的、叫的、念佛的，總是無路逃生。了空把心定了，口中默念觀音經、陀羅尼咒，日夜不絕。忽然夢入一島，見樓閣重重，與虛空一樣寬大，也不知幾萬丈高；又內藏著千百重樓閣，中間都是觀音。他母親吳氏跪在面前，卻又是幾千重樓閣裡。觀音菩薩和母親面前，俱有了空跪著唸經，一處處光明透現，在虛空中不見大海，也不見人船在那裡。到了天明，早已一帆風送回南海岸邊。詩曰：

五日由旬摩頂間，本無風浪亦無山。

如登彼岸隨朝轉，似過長風念鶴還。

樓閣重重天不夜，毫光炯炯月無關。

由來佛母無分別，行滿功成只等閒。